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？

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简介：
地狱事迹古今中外记载非常多，本书乃收录近代真人实事之事迹共十二篇、黎澍先生口述之「幽冥问答录」，以及圣严法师之「轮回生死答客」。
《地狱见闻录》序
地狱是有是无？人果真会堕落地狱吗？答案在哪一边？

信口无凭，凡事要有根据，尤其凡夫智浅慧劣，若不眼见，难以置信。因此编辑《地狱见闻录》，则事实摆在眼前，不得不信。

有关地狱事迹，古今中外，记载颇多。而此《地狱见闻录》虽仅选录十二篇，然都是近代的真人实事，每篇简短扼要，醒世力强；且其见闻者，多是鼎鼎有名的近代高僧，可说人格保证，公信力高。亦即十二篇之中，印光大师二篇、谛闲大师二篇、倓虚大师一篇、白圣长老一篇、宝光和尚一篇，另外两位法师各一篇。此等高僧，语无虚假，每篇事迹，难可作伪；若以智见之，以理断之，更见其真实不虚，不容置疑。

阅读此书，便知地狱果报，俨然存在，六道轮回，事可验证；不论知不知、信不信、接受不接受，事实便是事实。《地藏经 》言：
阎浮众生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
吾人之心，具足贪瞋痴三毒，既以此心动念云为，必然恶多善少。《观经》说：
以恶业故，应堕恶道，命欲终时，地狱众火，一时俱至。
以此而言，吾人日日接近地狱而不知不惧，须至临终方知悔惧。如《大经》言：
大命将终，悔惧交至。
然恐已不及，故佛言：
一切众生，皆是可怜愍者。

因此有生之年，应该预为准备，必使将来，永离地狱，不再轮回。想要达到这一目的，唯有ㄧ信受弥陀救度，愿生弥陀净土，专称弥陀佛名ㄧ。则此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，与诸圣众，现在其前；既得佛圣现前，便能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，阿弥陀佛，极乐国土。不但永断生老病死、横超六道轮回，而且光寿齐弥陀、悲智同如来。
善导大师言：
唯知目前贪酒肉，不觉地狱尽抄名；
一入泥犁受长苦，始忆人中善知识。
又说：
一切时中忆地狱，发起增上往生心；
誓愿不作三涂业，人天乐报亦无心。
忽忆地狱长时苦，不舍须臾忘安乐；
安乐佛国无为地，毕竟安身实是精。
释慧净　谨识
佛历二五四八（公元二○○四）年七月十三日
一、宝光和尚 入冥所见
宝光和尚

绍兴樊江乡广仁寺，有一宝光和尚，俗姓陈，名幼清，家住绍兴城朝东坊，很有善根，十四岁受人劝化，吃长斋，几年后，道心增长， 十九岁开烟叶店，叫店里人都吃长斋，另给荤菜钱。

这年秋天，两眼忽瞎，第二年，颈项害瘰疬，又害鹤膝风，听说观音大士灵感，腊月初一日起，每天五更时，跪在庭前露天中祷告，祷告了四十九天，没有效验，那时冰冻寒冷，家里人怕他加病，劝阻不止，说大限到来，情愿快死；寿数未尽，愿赐快好，病好愿出家作和尚。又许愿放十万生命。

第二年正月底，五更时，正哀苦祷告，忽昏倒，见一男子来，叫道：「陈先生，你有病么？」又对他说道：「病是前世罪业的果报，你跟我来。」幼清跟了他走过大路，两边都是黄沙滩，房屋很多。走了一里多路，到一地方，有大厅七间，中一间设有公案，椅子两张，一白发婆坐在左边，一黑发婆，坐在右边，黑发婆起身走进里面去。白发婆叫幼清坐在右边椅上，说道：「你要修道，晓得道字怎样写法？」幼清说：「首字加走字。」白发婆说：「不是，我说的道字，是三个直字。」幼清听了，不懂；渐渐有些明白，说道：「我作生意，寻钱不少，怎样没有积聚？」白发婆立起身，向左右看看，又坐下。引路人说道：「太太的意思，说转眼是空。」白发婆指厅外月洞门，叫幼清去看。走入洞内庭中，觉寒气彻骨，庭后屋中，人声嘈杂凄惨，有羊鸭鸡鹅种种的声音。里面又有大厅五间，外有红色木栅，中间放一公案；有一穿黄褂的人，坐在上面，一人跪在下面。又见两人拖一赤膊大汉到栅内跪下，命将舌头伸出，有两个，一同常人一样，一紫黑像猪肝，拖大汉的人，在袋中拏出铁钩，钩了大汉的舌头，又一人，拏小刀割大汉的背脊，幼清吓得不敢看。忽一人很快跑来，要捉幼清，幼清吓了逃走；前面有大河拦住，拼命跳过，惊醒。

作梦的第二天，身上发寒热，有半月久，病渐好，一只眼复了明。他要出家，老母不肯。民国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八月，老母死了，第二年二月出家，在广仁寺剃发，那年二十六岁；从此一心真诚修净土法门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；今年四十四岁。
宝光师亲对我说这事实，叮嘱我记录了，登在灵感录中劝化，报菩萨的恩。
（《因果轮回实录》 陈宝慧居士）

二、倓虚大师 阴府问辩

倓虚大师

1.到阴间去了

在当时（公元一八九一年七月），闹时令症的人最怕闹肚子，只要肚里一响，泻几回肚，不几天就要死！这种病在当时好像有邪气一样！

我在金同学家里回去之后，到了天黑，就觉得肚子痛，内里咕噜咕噜的响。我心想：「坏了！恐怕我也要死。」又怕母亲知道了担心，没敢言语。于是把小褂脱下来，将腰围上，就睡觉了。这时我心里又害怕，肚里又痛，不一会儿，就像作梦似的，把我痛过去了。其实，并不是作梦，而是自己死了还不知道呢！

虽然是死了，可是迷迷糊糊像作梦一样，见来了两个鬼把我架着，飘飘荡荡的，过了好些山，又过了很多的水，觉得在水面上，就飞过去了。

后来，那两个鬼把我架到一个庙门口，像一个衙门样子，里面有很多的房子，那两个鬼把我往屋里一推，他说：「进去吧！」一副很凶恶的面孔，说话很愤愤的，「在这里等候过堂！」

这时，我才明白我已经是死到阴间来了，心里非常懊恼，非常难过！因忆起我母亲的话，说我不好养活，这时才证明是不错。

我在那里等候了一个时间，胡思乱想的想了半天，四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儿声息。回头一看，屋子里有一个管帐的先生，在那里拿着笔不知写些什么东西，余外更无他人。我想：死了不要紧，在我母亲跟前，就我这么一个人，如果我真的从此死了的话，我母亲哭也哭坏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于是我慢慢的走到写帐的跟前，想法子与他套交情，说近话：

「先生！」我很和蔼很客气的问：「我犯什么罪，叫我来过堂？」

「不知道哇！」他答。

「在什么地方过堂？」我又问。

「从这里往后去，就是过堂的地方。」

「是谁管着过堂？」我一句跟一句的往下问。

「嘆！」他很惊讶的说：「你以为你还在阳间吗？你现在已竟死了的鬼，过堂的时候要由阎王来问案，这点事情还不知道吗？」他一边说，一边头也不回的继续往下写。

后来我沈思了半天，又问：「我能转生吗？」

那位先生，对于我问他的话，啰哩啰唆的他已经听腻了，当我问他「能不能转生」时，他心里很不耐烦的就顺口答应了一句：「我不知道！过完堂你自然明白了。」说这话时，他依然低着头往下写。

在那里又待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忆起外道里，诵经招魂一回事，究竟这事是真是假？有用没用？就拿这话去问他，他忽地停住笔，回过头来说：「这事不假，阴间确实有这回事。」同时他又指着墙上的木板说：「这些板上的位子，就是刚死过不久，提出来，等他的后人诵经超度的，如果过的日子太多，就不容易往外提了。」我看看他指的那些板子上，果然有很多名字，还有香纸经卷等，接着我又往下问：「什么时候过堂？」他说：「你等着吧！阎王正在后面剃头呢！」因此我又联想起小时候看戏，有胡迪骂阎，记得那位阎王是古衣古冠，前后冕旒，为什么阴间的阎王也留辫子也剃头呢？

2.与阎王的问辩

在那里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，那两个鬼，又来架着我从甬路上走过去，到了一所殿堂里，那两个鬼用力把我往里一推，摔了一个跟头，我便进去了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有人问：

「你是王福庭吗？」

一种很陌生很粗暴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，本来我的学名就叫王福庭，我知道这是阎王爷开始问案了，我便随口答应了一声：「是！我是王福庭。」

「你知道吧！你已经死咧！现在该送你转生。」阎王继续往下说。

我想：「转生还不知道转到哪里去，既转生，再想回家也回不去了，我母亲不挂念我吗？不哭坏了吗？」事急智生，我又反问他：

「我有罪吗？」

「你无罪！」

「我既无罪，何必费这事令我转生呢？我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孩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恐怕我死，我要不回去，她不惦念我吗？她不哭坏了吗？况且人生学好不容易，我今生也没做坏事，刚刚知道要学好，如果让我去转生学坏了，还不如今辈子，这有多么冤枉啊？」我这样的辩驳着。

「寿限有定数，不能只依你！」阎王说。

「我在世的时候，听说诵经增寿，我的经白诵吗？」我又反问。

本来在原先我见过我舅父死过的时候，我怕死，曾经想过不死的法子。那时候有施送《高王观世音经》者，说诵一千遍可以免灾不死。我请了一本，那时候想：「大概是一气诵完。」就用两天一夜的工夫，把一千遍诵完了。自此以后，每天有工夫就诵几遍，然亦不知死不死。

阎王说：「诵经不白诵，你本来寿限已到，现在给你增了五年寿，活到二十二，这不是诵经的功德吗？」

「既然诵经有好处，请你放回我去，我再继续去诵经；再延长我的生命，这不很好吗？」

「嗯——」他有点不赞成的样子说：「只诵这种经不成！」

我听了他这话以后，心里一沈思，大半还许能通融，既是诵这种经不成，必定诵别的经能成，我就应声的说：

「如果放我回去的话，我每天念十遍《金刚经》」

本来在我们那个村里，有施送《金刚经》的，我只听说这个名字，究竟这部经有多少字，内容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阎王听了我的话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又命那两个鬼，把我送回来。在路上走得很快，过山涉水，还是去时所走那条路。

回来之后，我很清楚的看着我们家里的那座南屋，大门向东，进大门之后，听我母亲正在哭得很哀痛。我们家的三间堂屋，是一明两暗，我内人正在当中那一间屋里涮锅，我的尸首在炕上顺躺着，我母亲守着我的尸首哭得要死要活，那两个鬼，把我送回原来的尸首跟前，从后面一推，「你还阳吧！」

这时，我像做一个梦似的醒了，回头看看外面，已经红日三竿。

（倓虚大师《影尘回忆录》）

三、恒严法师 地狱见闻

恒严法师

在日本侵华战争时，日本飞机乱炸我的家乡——湖北省鄂城县周围。我年廿二岁，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媳孙等，本拟赶到贺胜桥站搭火车至重庆，但母亲终因不堪惊恐疲劳于途中而亡！父亲离散，我与兄嫂等躲在金牛乡下，日日思念父母，不知他们身在何处？故于每晚望月对空而拜，思惟如何才能得知父母所在！

三天后的一个晴朗下午，因思念父母，悲哀愁闷而昏沉！忽见一位庄严的出家人，手执拂尘对我说：「走呀！」「去那里呀？」那位出家长者说：「你不是想看你的父母吗？我带你去呀！」并且叫我前行，我请长者前行，可是长者必叫我先行，我不好再违长者意而前行。只见路两旁绿草如茵，整洁清新，不久面前现出一城，城门大且高，要仰头而望，其铁门上排列若干碗大的铁钉钉着。

我与长者走进去，在门后有个大玻璃窗的房子。长者叫我稍等，他去登记，我问：「为什么登记？」他说：「你还要回去呀！」在他登记时，我看见一位穿白府绸蓝条对襟开领短衫长裤的青年为之登记，一看那不是姨表兄吗？我欢喜的叫「表哥！表哥！」奇怪！他为什么如同不见不闻、不知不觉，若无其事，长者办好，回头又带我走。

走不远，看见一大片草原，卧着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鹿等各种四脚兽类，无能计数。在路边的牛都瞪着牛眼看我，我怕怕，不敢走，长者用拂尘一扬，牛头就皆转向里面。我心想，这些动物都是活的呀！又往前行，见一片大丛林，树上有许多各色各类，花色美丽的鸟，树下则是许多鸡、鸭、鹅等两足禽类。再前行不久，看见姑表姐光着身体，仅在腰臀之间围着一块白布，坐在石头地上，怀前抱着一个小婴儿，长发散在背后腰际，面上如同初醒未洗脸的样子，而眼角仍留有眼屎。我叫「表姐！表姐！」她也同样的不闻不知，头亦不抬。

我无可奈何的又向前行，长者依旧在后。续行不远，看见一大热铁烟囱上，有人紧紧抱着，已经如同石膏人粘在其上。我一看，这不是我们邻居纪家少爷吗？他为什么在这受罪呢？长者答：「他坏了人家的女孩子（即是诱奸女孩子），所以受此罪报。」啊！在世上他家是做木材生意的，很有钱，据说整栋仓库装的都是银元，也常接济穷困的人。那个少爷诗文都很好，为人做事也很洒脱，可是不为人知的色欲恶行，还是要自己接受果报的，可不慎哉？

再放眼前看，唉呀！青面鬼拿着大铁叉，叉着人往刀山甩，其人身首破裂，腹破肠流。又有夜叉鬼破人腹的、挖心的、挖眼睛的，有铁钩钩舌头的，大油锅炸人的，用铁锯把人从头锯开分两半的，还有把人倒栽在大石磨中，磨得血浆溢流。其中更有叫唤、哀嚎、凄烈惨痛之声发出，看得我眼睁不开，耳不忍听，心中直颤抖。我没有问长者，自思惟这是作恶众生在接受惨痛的果报。唉！众生！众生啊！可悲可叹！

我实不愿看这些了，正好侧面有条路，于是很自然转过去，走、走，走了一条路，顺着长老的指引，走进一栋房屋里面，啊！赫然看见母亲坐在床上，妹妹坐在妈妈身边。我欢喜异常，叫着妈妈！奔向母亲，想贴着母亲坐。可是总是落空，没有贴上，而母亲亦是若无其事，不知不觉。心中很难过，以为母亲只爱妹妹，好似没有我这个女儿，不知我的思念！

此时长者又叫我向前走，只好无可奈何走吧！长者对我说：「看你哥哥去。」我问：「他不是在坐牢吗？」长者说：「他无大过，只是对于妻之不孝没有加以教导，失去为夫应尽的责任。

」过不久我们到一办公所在，是栋楼房。心知哥哥在楼上，上了楼梯，即见哥哥坐在桌前拨算盘。我高兴的叫着：「哥哥！哥哥！」。可是哥哥亦如前所见：表哥、表姐、母亲、妹妹们一样，不知不觉，不见不闻，不 能通达。

长者又叫我走、走、走，似乎走了不算短的路程，感觉其境非常清幽广大祥和，我自己也舒畅自在起来。到了一间黄色光亮的大房子里，周围是透明的门窗，只见父亲在其中禅坐。看见我来了，说：「你来做什么？」尚未答话，长者对父亲颔首示意，父亲亦点头领会其意。我对父亲说：「我不走了！」随即欢喜的坐在父亲右侧，而父亲虽未言语，似已知我的去处。不一刻，长者又示意要我走，无可奈何的又走出来了。

不久来到一桥前，桥宽约四、五寸，脚才踏上去，又缩回来，怕！怕！长者轻动拂尘，说：「不要怕！」于是我再踏上，似乎桥很坚固，不摇不动，也就向前直行。向下一望，唉呀！在红红的血水里，有许多分不清楚是男是女的人头蠢动着，人人都未穿衣，又有蛇缠绕其身，蠕蠕而动。我问长者：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」长者答：「这是淫欲、生产、血污池呀！」「那该怎么办才好呀？」长者说：「修呀！」我问：「要怎么修呀？」长者：「不要生孩子！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！」我似乎明白的「噢」了一声。又向前走，不久，再看下面，呀！蓝蓝的，是水？是天？抬头仰望，水天一色，就如同万佛圣城的夏日，晴空万里，蓝而透明。正看得神往，长者推我一把，我身如皮球滚、滚、滚得心惊肉跳，眼睛睁开一看，原来靠在床头上，衣服给汗湿透了。心还在猛跳！原来是梦，回忆梦境，历历如真！

民国卅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，世界和平。我乃返乡回故居，进入第三重的客厅上，所供的灵牌果然有表兄、表姐、胞兄三个灵位，姑妈和嫂嫂拉着我的手，哭诉战争别后的经过。先是安慰她们，待她们停止哭泣时，我问表兄死时是否穿白府绸蓝条子
的对襟短衫长裤呢？姑妈紧张的握着我的手说：「孩子你不会死吧！你怎么知道呢？」我说：「我看见他们哪！为什么不给表姐穿衣服呢？」姑妈又一遍的说：「孩子！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，神明保佑孩子平安无事啊！」我告诉他们我去阴间看他们的经过！「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！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回来吗？」姑妈心神稍安，告诉我表兄断气时是穿蓝条白府绸短衫长裤。「表姐产后十几天，天气很热，要我给她洗头擦身。刚洗完头，将发梳好，正待洗身时，发觉好不对劲，急忙找块布给她盖着下体，就在此时断了气，过数天后，孩子也死了。不过装棺之前，我都给他们穿着寿衣袍，棺内铺盖得很好哇！他俩夫妻在同一月中去世的！」

表兄表姐原来是夫妻，也是姑妈的女儿、女婿，家中虽有钱，可是死后的穿戴、铺盖已无益于亡人了！生前虽是夫妻，死后由于业报不
同，各居异地，互不相知了！母亲与妹妹好像在阴间过生活。唯有父亲生前念《金刚经》，并且打坐，秉承儒家精神教育女儿──「非礼勿言、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动」；「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」；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以责人之心责己」等甚多，因受父母之教诲，耳濡目染已成习惯。今日学佛虽无成就，但这些道理皆令我感觉自在，受用无穷。又因父亲生前学佛，故能与我相见相通，此与其它人尤为不同。

又学佛后，念诵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乃知道那水天一色原来就是咸水海，而带我至阴间探望父母的那位出家长老，同修们都说那就是地藏王菩萨。

（原载《智慧之源》）

四、心乐法师 地狱来回

心乐法师

【原编者按】此篇系作者心乐法师亲身经历，发生于一九三三年的浙江省睢阳县。

蓦然，竟也匆匆又走过了五十个年头，埋在底层里的记忆，已嵌上无数岁月的痕迹；寒暑易逝，却叹日子的短暂，而梦里的一段也是如此……。

1.慈航渡苦

那一刹那，我像一只蜕不了的蝉，在蝉壳中哀哀的叫，懦弱的蠕动，在窒息的空气里挣扎；海水的冲击、侵蚀，压迫形成翻腾的波涛。我呼啸着，嘶吼着耶稣、耶稣来救我，无论我如何的喊叫，却得不到四周一丝丝的回响……。

路旁观音菩萨的形象，迅速闪过脑际，我又重新叫出观音的圣号；随着叫声，眼前的海面，出现一艘载有许多不知名菩萨的船。菩萨救我！菩萨救救我！观音菩萨甩了甩手中的杨柳；霎间，我已来到船上站在菩萨旁，脱离了那场生死的争夺战。

2.亲历业海

无形中，我被一个老婆子（我直觉地如此认为），带进一个周围如铝颜色一样，昏暗浊重的地方，有数不清的隔间，传来许多苦楚的啼哭声……断断续续，凄凉万分。

首先，看到一个正方型的大隔间里，刑人被绑于中央，交替被来自四个角落的尖型刑具撞击鞭打；身上的肉裂开条条，鲜血斑斑，只听到无力瘖哑的呻吟。再次看到身体两边系有铁绳的人，被左右的獠牙鬼差如拔河似的拉，惨声连连……。

尽管老婆子一直告诉我他们的业报，我却一句未曾入耳，只感觉心力交瘁，惧怕退缩不敢目睹。紧闭双眼，深深在心灵烙上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
3.十殿阎王

睁开眼睛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堂上坐了一位眼神极冷，一付冷酷轮廓的青面阎王。镇定情绪，我赶忙下拜，求他让我回去。阎王没有理我，也没开口。殿堂的相貌，却一殿又一殿辗转出现在我眼前；我就这样一殿又一殿一直拜下去。直到第九殿时，殿上阎王开口对我说：「再赐予你五十年的寿命，回阳后，把你所见警戒世人。」我叩头拜谢之时，突然想起凶悍的嫂子；再抬头望阎王。阎王似乎洞悉我的心事，又告诉我说：「你将有一位好丈夫。」此时，我才安心舒了一口气。

4.登临净土

不知不觉中，我又来到一个柔和安详的地方。人人脸上都挂着微笑。周遭充满鸟语花香，清流激湍，令人怡然陶醉。闻不到车马的喧哗声，这份宁静，使我忘了前面的恐惧及震撼。

遥远望去，眼端出现好多莲花。莲花上出现好多各种不同姿态的菩萨。站着、坐着、蹲着……，布满了眼线中的世界里。溪畔垂柳飘扬，翠绿的莲蓬烘托粉红的花瓣；菩萨的英姿，色海变幻，天乐缭绕，我已忘了置身何处？

更有那用七宝饰成的塔，金光闪烁，庄严无比，里面阿弥陀佛的金像，塑立在阔大讲堂的前方。我欣喜的叫出━我要在这里，我不要回去了。声音的彼落处，出现一位拿龙头拐杖的老夫人，说道：「你！现在还不能留在此地。这里都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，你以后再来吧！你母亲还在家里等你哪！」听到母亲，执拗不肯的态度才软下，低头默肯。

5.得遇亡父

抬头之际，我又踌躇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正当我满脸疑惑时，我看到已逝去的父亲。爸爸来到我的面前，我们彼此高兴寒暄着，也同时遇到许多已逝的亲朋好友。我跟他们讲了好多话，觉得又渴又饿，我向爸爸要水及东西吃。爸爸说：「我们这里没有水喝，水源有鬼吏把守控制，我们只能饮沟里的污水，只能吃人丢弃的食物、祭品，更有时偷取鸡鸭及粪屎吃。此地不是你应该来的，赶快回去吧！」我正想再开口问爸爸时，一位金人对我一指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我又回到世间，重拾回生命的气息。

6.后语

十九岁那年，因意外而亡；三天后，我又奇迹似的活过来。其中的转变，使我把信仰三年的耶稣否定掉！五十年来，也历经人事沧桑；世间的荣华富贵，荣辱、忧宠也如船过水无痕迹，远了！远了！一切也如镜花水月的虚幻而不实……。梦中的极乐，促引我剃下三千细发，放下尘劳求归佛界。

倚仗佛菩萨的力量，五十年的岁月，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我仍然健健康康活着。感念菩萨的加被，在法味温馨中，抛掉尘俗的龌龊，心中清净无垢。愿此感言与一切有情，同求净土，同归极乐。

（一九八三《觉世旬刊》〈七十回首〉心乐）

五、奈何地狱 亲身经历

姜 金 兰

一九九八年六月，六十六岁的姜金兰，讲了她的一段亲身经历。

姜居士八、九岁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，有一次附近唱大戏，她背着弟弟到戏台跟前去玩，不小心让弟弟在戏台上拉了屎。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得罪了神灵，唱戏的名角大怒，把小姑娘训了一顿，还不依不饶。有人从旁边劝解，你别吓唬她，她是姜善人的孙女，叫她爷爷给神上礼赔罪不就行了。有人把这事学给了姜居士的家里人。

姜居士回家后，她母亲对她说：「妮，过来帮娘搓根线。」小姑娘刚走到跟前，她母亲就用一根布条勒住了她的脖子。用姜居士的话说，她当时是一挣就往外跑。

跑着跑着，没有路了。只见一条大河，黄泥浆水翻翻滚滚，水很黄很混，有很多男的女的光着身子披头散发在里面「洗澡」，一边洗一边还乱嗷嗷叫。小姑娘害怕，一扭头，看见一位老婆婆顶着枣花手巾在卖糊辣汤，这才感到又饥又渴，偎到跟前问：「叫我喝点不？」老婆婆说：「去！没有你的事。」「叫我喝一点。」「一点也不叫你喝，赶紧走赶紧走！」姜居士再往其它地方一看，只见一些人，正把有的人往油锅里面扔；把有的人挂在铁架子上，像杀猪一样用刀砍；还有两人把一个人的头往磨眼里塞；还有把人大卸八块的；还有把人往石臼里塞……小姑娘吓得直往后退。

这时过来一位老头，雪白的胡子到胸口，紫袍白领，黑口云头紫鞋，拄着一根龙头拐棍，见到姜居士就说：「你这个小闺女，怎么跑到这来啦？到处找不着你。」姜说：「我上哪去，那边还有炸人（烹的意思）的、还有杀人的。」老头说：「上您爷那去。」姜又说摸不着家，老头让她拉着他的拐杖，闭上眼。她一拉老头的拐杖……只觉得忽地一下子，醒过来了，发觉自己躺在自家的西屋里，脖子上还缠着根布条。这才明白是她母亲因为生气，把她勒死过去了。

她跑到爷爷那里，前后一学，姜善人掉泪了：「我苦命的乖乖，你去的是鬼门关呀！」后来，她爷爷为了感谢「土地爷」搭救（他们认为是土地爷），还烧了一大盘香。

（节录自《净土季刊》二○○三年冬季刊

〈奈河——一位居士的亲身经历〉徐冉）

六、火海地狱 亲身经历

王 建

1.死了十一小时

当大家在为工作而忙碌时，「哇！」在中国上海市某工厂做工的王建先生。在操作机械时，由于一时的疏忽，皮带竟然被转动的机器卷入，整个人飞出掉在数米远的混凝土上面，挣扎了一会儿后就断气了。然而为了慎重起见，先将尸体搬进医院后，确认人已经死了，然后送到家人所为其准备的位于郊外的一间房子。唯恐身体放久了会发出臭味。于是立刻准备出葬，并请和尚念经，同事和邻居们都来参加此次追悼会。

大家对于王建的为人非常的敬爱，因为他平时做人很好，做起事情也非常尽责，外人托付的事更是办得尽善尽美。因此，没有一个人不怜惜他的死亡。到了夜晚时刻，来参加追悼会的人都一个个回去了，场面变得非常冷清，只剩下家人守在旁边。

当家人正在感伤时，王太太忽然说：「大家节哀一点，有人的呻吟声。」王太太朝黑漆漆的窗外望去，此刻夜已深了，除了飒飒的风声外，并没有什么动静。「这就怪了，难道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吗？」王太太以为自己伤心过度而听错了。

「不！没有错，我也听到了。」此刻，家人们都停止哭泣了，彼此对看着。这个时候又听到「唔唔唔……」这次的声音比较清楚，而且并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，而是从旁边……。

「唉唷！」大家异口同声，不约而同的惊叫着，这真是天大的怪事。逝世的王先生正在呻吟着，并像打哈欠般的伸出双手。王建从死神的手中脱逃出来，整个人完全复活了。这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所发生的事。

「啊！爸爸。」笼罩着的忧愁顿时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全家的欢乐。大家合力的将王先生抱起来，并高声的欢呼他的再生。这惊人的消息，马上传遍整个上海市。

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很多人都抱着许多疑问来询问王先生所经过的「死后的世界」。

脸泛着苍白，好像心有余悸似的。他约死了十一小时，然而对他所经历的另一个世界，仍非常深刻。每一个情景还历历在眼前，下面是王建所看到的死后世界。

2.通过山崖?

当我醒来后，看到自己躺在很热的砂地上，我感到很陌生，竟然不晓得身处何地。心里想要爬起来，但全身疼痛。「喂！这里有人吗？赶快扶我起来，有没有好心人来救救我吧！」

尽管我的声音喊得变哑了，仍得不到一丝丝的回答，看来这附近没有人的踪影。此刻身体越来越热了，我心里想着，若是不设法离开此地的话，必定会被这高温给灼死。我作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死在这炎热的沙漠里，这实在太可怕。

正在苦恼时，忽然有人在触摸我。抬起沉重的眼皮一瞧，是个全身裹着白布的老人。

「你是谁？」我很好奇的询问这神秘的老人，然而这老人只望了我一眼，又沉默了。对于我所问的，完全不加以理会。正在疑惑不解，为何在沙漠中会出现这个古怪的老人。奇怪了，刚才全身的疼痛完全消失了。

这真是奇迹，整个人解脱了束缚，全身轻松起来。「谢谢您，老公公。」当我很感激的要向老人道谢时，他已经不知道在何时就已消失了。都怪我一时得意忘形，竟忘了救我一命的老人。

由于全身恢复了体力，于是我又振作起来，在沙漠上不断的走着。当走到一段路程时，前面有崖挡住去路。

正在犹豫不决时，忽然从后面来了个人影像，毫无阻挡的一直穿崖过去。眼前的山崖并不能挡住他的去路。

「唉哟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，难道他是精灵不成？」王建简直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景，然而在这走投无路之下，最后下定决心走过去试一试。

于是鼓舞起勇气把身体向崖一碰，奇怪他也像别人一样，一下子就通过了。这可把王建吓了一大跳，想不到自己的身体竟然能穿崖，难关总算过去了。

但是此刻却叫了一声「哎唷！」立刻停止脚步，动弹不得。

3.人一个一个掉下去

过了悬崖后，本想是一条平坦的大道，然而却出乎意料之外，前面竟然是一片熊熊的火海。一

「地狱的火海」

王建看到眼前一片地狱的火海，立刻停止脚步，全身不能自己的一直发抖。旺盛的火焰，一直向上冲，把眼前染成一片火红。附近都是火，并不时的发出哄哄的燃烧声音，那种火势熊熊逼人的样子，好像要把整个人吞噬掉。火焰猖獗的场面实在令人怵目惊心，根本不敢越火海一步。

正在危急的当儿，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并跟王建擦身而过，脸上毫无表情的走向火海。正感到怀疑的当儿，仔细一瞧，原来火海中有一条窄桥挂到对岸，这是火海中唯一的生路。

这一窄桥上，有许多人正战战兢兢的走着，他们一面用手挡住火焰，唯恐身体被烧到，一面十万火急的通过火海。但是，桥太窄了，旺盛的烈火都扑到桥上。正通过的人，有的被火触伤而掉进火海里。尽管这也是一条坎坷的道路，顺利通过的机率实在是很小。

王建靠着本能思考着：「若能通过这一条窄桥，那我就能再生了。」在这死后世界的死人，虽然他们已经来到另一个世界，但是为了求得再生，尽管机会非常的微小，可以说是毫无希望。但仍不懈怠的努力着。

掉进地狱火海的人陆续在增加。王建看到这种惊险，恐惧的镜头，简直不敢逼近一步，唯恐掉进火海后，就万劫沈沦，永不复生了。但是，后面的人陆陆续续的涌上桥上，想要退缩也不可能了。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唯一的办法也是唯一的生路，只有前进而已。

「好！试试看吧！」王建抛开一切的顾虑，头也不回的往前冲，脚下的火焰愈来愈旺盛，好像无数只的野兽在怒吼着。太热了，王建全身好像被火烤着，头发也引到火，不停的燃烧着，整大片的皮肤也被烫伤了，他像一只疯狗似的不停地往前跑。

他的前后，陆陆续续有人掉进火海中，使得他的意志力大受动摇。「振作一点！」他无时无刻不在勉励自己。

在筋疲力尽之时，虽然有几次很想休息，但一想到家中的妻子，便提起精神，继续的跑着。「哎！实在不行了。」当他心里正在颓丧的时刻，忽然他的眼睛一亮，桥的对岸竟然在不远的前方。还剩下一点点的路程，就可以脱离这片火海了。

然而，过桥后，他的疼痛及伤痕竟然消失了。而且还有种很虚幻感觉，整个身体一直往黑暗的洞穴坠落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落到穴底。这时精神立刻大振，他很惊喜自己竟然活过来了。

（原载《神秘杂志》第三七期）

七、念佛一声 地狱兽退

白圣长老

人道也有到地狱中去工作的。大约在数十年前，在苏州有一位洪居士，他在十几岁时，有一次昏倒在地，他家里的人，急请医生来治疗，医生在他身上打针灌药，但是不能发生效果。在他身上仍是热的，只是昏迷不省人事，家人不敢收殓；经过了三天，他自动的醒转来。

在他倒下的时间，他就被二个阴差请去，到地狱去办公；醒回来以后，亦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。但是，从此以后，一年至少要去十多次，每次都是三两天。因为常常如此，他家中人也认为常事，知道他是个阴差，也不十分惊惶了。

他对地狱众生中的痛苦，十分明了，他有时与大德高僧请益之时，就有透露一点，但在讲的时候心里仍有余悸。

他是个虔诚的念佛修行者，他有一次告诉家人，一句「阿弥陀佛」在阳间似乎是极平常的，可是在地狱中却能发生很大的效力。

他叙述过去：有一次见地狱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胡子的和尚，相貌非常庄严，手执拂尘。走到阎王殿，阎王见到，都从座站起，向他致敬；他在地狱中可以畅通无阻。他见地狱众生受苦，不时口中念佛，但是很奇怪，只是他一声佛号出口，地狱中的苦具便立刻停止。

有一次，这位洪居士看到一群狰狞的野兽正在追逐一个相识的人，那人惶恐万状，拼命逃向洪居士身边，那群野兽在后面追赶过来，洪居士连忙也学那位和尚，高声念了一句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居然也发生效力，那群野兽立刻退却。

所以洪居士知道念佛的好处，就非常虔诚的念佛。

（白圣长老《往生念佛文讲话》）

八、亡友托梦 念佛超度

聂 云 台

李柏农居士说：有潘君是老同盟会最有力的人，他夫人也是革命人物，现在很明白从前的错处，每想起从前的言论，自打嘴巴。

五年前
，告诉柏农居士说，午夜梦见死去的同党朋友某人，带了枷锁，说在「地府受刑的苦痛，求念佛超度。」

亡友的妻子，也连夜梦见丈夫是这样情形，并说是仗祖宗作佛事的功德，才能托梦，因劝亡友的妻子吃斋，替丈夫念佛。这时潘君正在管理广州孤儿院的事，带了亡友的子女到院教养，并教念佛，超度他父亲。

隔了几个月，亡友的妻子，又梦丈夫来，枷锁比前减轻，穿白色衣，不是赭色衣了，对妻子说：「蒙佛力加被，罪已减轻。」并说「亲人念佛超度亡魂，力量最大；叮咛妻子，加紧念佛，不要懈怠。」友人的姓名，未肯说出。

（《因果轮回实录》聂云台居士）

九、印光大师 化度冤魂

印光大师

师（印光大师）云：「某夕有一女鬼，现苦相跪关前求救，自谓系某省某县人，夫某性毒辣，致我死于非命，至今含冤未伸。夫某已来函请求皈依老法师，来信已在途中，明日必到，他若得皈依三宝为佛弟子，我即永无超升之日，恳求老法师万勿准许。」哀求不已。

余示以「恩怨本自平等，善恶了无自性，既遭恶缘，宜求解释，免得世世酬报，汝应发心皈依三宝，余可代汝求法力加被，汝可从此解脱，并谕知汝夫为汝超荐。」鬼唯唯，次日果有求皈依之某。

（《印光大师全集》第五册，二七四九页）

十、印光大师 度地狱人

印光大师

再次某母死亡已久，忽示梦其子云：「我罪恶深重，苦报难受，非仗三宝力加被，不得解脱，望代我往求老法师赐予超荐，即可免苦。」

某来竭诚向余哀求，因某母既深信三宝功德，其子亦有孝心，当允诵经回向，以遂其愿。嘱某闭目长跪合掌，观照母受苦难，闻经解脱。某于闻经中间闭目忽见大火，开眼视之则无。当夜某又梦见其母，谓尚未离苦，仍须再求印老人慈悲。

某又叩关再请，余知系开眼之咎，诘之果然。允再诵经，嘱勿再误，某谨遵。复梦见母云：「谢谢老法师，我已得度了。」

（《印光大师全集》第五册，二七四九页）

十一、侵吞赈款 直入地狱

谛闲大师

有一位姓程的程某，是一个官宦人家，家里很富足。程某在上海故去了，他还有一个太太，念夫心切，自从夫君死了以后，整天哭的要死要活，想要与夫君再见一面。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法国人，会「鬼学」，能够把新死去的鬼魂招来，与家人重行见面谈话，一次要一千块钱。程太太因为家道很富足，化一两千块钱也算不了什么，只要把夫君招来见见面，这就心满意足了。于是请法国人到了家里，晚间，在大客厅里摆好坛，把电灯一熄，法国人就在里面掐诀念咒，约有一点钟工夫，电灯完全又开了，但没见到鬼来。洋人说：

「咳！这个人很难找，在阴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；后来见他在地狱里，无论怎么叫他，也叫不出来。」

程太太自从夫君死了以后，心里疼的吃不下饭，巴不得赶紧把他招来见见面、谈谈话。谁想出乎意料之外，自己的夫君不但没来，而且洋人还说他下地狱，程太太听到这话，不由得怒从心出，火了！

「你这个洋鬼子玩艺儿，真会骗人！」程太太恼愤愤的说：「我丈夫一辈子乐善好施，盖庙修桥，不升天也就够冤枉了，为什么反而下地狱呢？你这不是故意污辱我们吗？」

就这样把那个洋人申斥一顿，那位洋人，因为当时不能给他拿出证据来，所以也没法子辩驳，白受了一顿气。

程太太气不过，仍然直叨咕，洋人也实在忍不住了。

「好啦！你如不信的话，如果你另有新死的人，我可以给你找来，作个证明。」

「别人我不要，只要我丈夫！」她仍是气的要死的样子说。

程太太有一位大儿子，刚在窑子里死了不几天，说这话时，从旁有人想起程太太的大儿媳妇说：

「大少爷不是刚死了不久吗？既然他现在能招魂，可以借这机会，叫少奶奶花几个钱，把大少

爷的魂灵招来，一方面可以说说话，一方面还可以证明这件事。」

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恐怕程太太不乐意，打算自己花钱，所以先给程太太商量一下，程太太说：
「你们的事情我不问！」
洋人也在旁边插嘴说：「要愿意再作的话，我可以减价算五百元。」

大少奶奶很年轻，男人又刚死过，心里正在很哀痛的时候，也很想把他招来见见面、说说话，安慰一下自己的心。就是花上五六百块钱，也算不了一回事。于是就把死者的生辰八字，以及死的日期开好，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，洋人重行登坛去作法。

这一次不像上次一样，登坛不一会工夫，鬼就来了。来的时候，先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顿，以后又说话，他的女人问道：
「你是某人吗？」
「是！一点不错。」
「你在阴间怎么样？」

「因为我刚死过不久，还在疏散鬼之类，未受拘禁，过几天恐怕一点名，就要受拘禁了。唉！我在世间的时候，整天花街柳巷，吃喝嫖赌，不做正经，造下这种孽，觉得很对不起你。现在我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，也没办法，除非你们能做功德念经超度我。在我那件衣服里，还有一张支票，你可以到银行取出来，家里的事，你多费心，要好好照管孩子。」

有人到那件衣服里找一找，果然在口袋里有一张支票。这时候在旁边看的人，又把他的小孩子抱来，故意让他问：
「你是我父亲吧？」
「是！乖孩子，你好好听你妈妈的话。」

这时，鬼也哭，家里的人也哭，弄的客厅里一片哭声。尤其是他的女人，几乎哭的不成声。后来她在极端的悲恸之中，忽然又想起，刚才要请他老太爷的事，又问：
「最初请咱父亲，为何不来？」

「听说他已经到地狱去了。」说这话时，鬼的哭声更大，程太太在旁边听着也沈不住气，忽然插嘴说：

「你父亲一辈子行好作善，重修某隐寺，创修某佛寺，舍茶舍药，广作布施，印送经典；他有什么孽，还得下地狱！」她一边说，还一边着急的了不得。

「我问过他。」鬼对程太太说：「听说因为我父亲原先困穷的时候，在北京做官。有一年正值山西年岁不好，闹饥馑，皇上派他到山西办赈济。国家发了六十万两银子的赈济款，我父亲违法贪污，完全入私囊了，因此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。后来朝廷又派专使去调查，我父亲又行了几万两银子的贿赂，把这件事情就掩饰过去了。因此，罪孽太大！所以到阴间没有几天，就转到地狱里去了。」
「你父亲一辈子做的善事也不少哇！就是有罪的话，将功折罪，也不至于下地狱吧！」

「哪──他的功固然有，究竟抵不过他的罪。有功德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，那又是一回事；而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命债，还得先要来补偿。」
程太太听到这话，更加火了！

「既然作善事没好处，我们还行善作功德干什么！赶快！派人到某佛寺，把寺拆掉，把那一些僧人完全赶跑！」
这一幕中法合演的鬼剧，到这里算完了。末了，弄得某佛寺，却内外都不安起来。
（倓虚大师《影尘回忆 录》谛闲大师述）

十二、谛闲大师 显感利冥
谛闲大师

我再举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的公案，民国七年（公元一九一八年），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（以下接录倓虚大师《影尘回忆录》）：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，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，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，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，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，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、谈一谈。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，若以我（倓虚法师自称）的意见，那都是外道门，可以不去。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，无论如何，要怂恿谛老去，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，戒莲更不用提，最后也没拦挡住，谛老就去了。

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，非常客气，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，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，维护道场，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，受到度化。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，问教济之法。谛老说：

「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，晚上放焰口，用观想力量，救拔一切饿鬼，不知能远及

北方否？」
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，很感谢：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，一定能达到。

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，不一会，关圣帝君又临坛。因为他的神力大，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，说话时候，让白城隍从中传达。他也很客气，称谛老为先进，谛老不敢当，也称他为先进。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，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，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。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：
「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，都要去拥护……」
不一会周将军（仓）也临坛，他开首就问：

「我自东吴遇难之后，每过七天，身上就痛苦一次，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，把我这痛苦来解除？」
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：

「这是由妄想而成，若能以定的工夫，把妄想涤除；再能常发惭愧心，发忏悔心，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，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。」说完这话，还与他受戒说法。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《显感利冥录》。

《影尘回忆录》所记至此为止，这是倓虚大师亲自见到，亲自讲出的事。徐蔚如居士写的《显感利冥录》，我在北平曾见过，上面记载的当然更为详细。

我恍惚记得那个乩坛不是临时扶乩，而是经常设立，以白城隍为坛主，谛老与白城隍及关圣谈话，不止一次，这一点我记不清楚了。但是我确实记得的，那书上还记着一段尾声：是说关圣去后，谛老亦即回寓，乩尚未停。

白城隍忽然指出今日有许多身带刑具的鬼魂，听说有高僧说法，来此求度，现在法师已去，他们都不肯走。若就此停乩，这些鬼魂留在这里，恐引起大家的不安。大家都慌起来，请白城隍带他们走。结果是带也不走，劝也不走，赶也不走。时已夜深，白城隍不主张再请谛老回来，但也想不出好办法。

众人中有一人说：我们没有法力，但是所学的经咒乃是佛祖传下来的。我建议大家同持「大悲咒」，救度这些鬼魂。白城隍批：「可以一试」，于是大家息心静虑，念起大悲咒来。
才得几遍，白城隍批：「有意思，这些鬼魂都面有喜色了。」
又念若干遍，白城隍批：「这些鬼魂身上的刑具，渐渐脱落了。」
又念若干遍，白城隍批：「这些鬼魂身上已无刑具，都欢喜顶礼而去。」遂即停乩。

我确实记得《显感利冥录》上有这一段记载，文字当然不同，大意是不相远的。《影尘回忆录》上未记这事，我现在补写出来，以见密咒灵感。

我再举一件类似的事，也是那个时期，北平有一位能见鬼的人，某日在城南游艺园见到几个身带刑具的鬼，跪在地下，手指所带刑具，表示求救之意。他表示无有办法，遂即躲避。鬼还追逐不舍，他迫于无奈，说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持「往生咒」，试持几遍看看。遂即举咒，眼看那些鬼魂刑具脱落，叩首而去。他很惊异密咒之灵。
（蔡运辰《如是庵学佛謷语》）

【编按】「大悲咒、往生咒」既如是功德殊胜、感应神奇，则「南无阿弥陀佛」之六字洪名，不但字少易念，且功德比咒超越，非所伦比（见《念佛感应录》便知）。莲池大师说：「专持弥陀名号，犹胜持咒，亦胜余咒，亦胜一切诸余功德。」
又说：「专持弥陀名号，即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。」
又说：「六度万行，法门无量；而专持弥陀名号，则种种功德，摄无不尽。」
弥陀示现之善导大师更说：「自余众行，虽名是善；若比念佛者，全非比较也。」
《幽冥问答录》序

佛氏「六道轮回」之说，士夫拘于儒家门户之见，罔加论列，而不知《易》〈系辞〉云：「原始要终，故知死生之说；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故知鬼神之情状」，则孔子固尝言轮回矣。又曰：「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」，则赫然有矣。

余少游欧美，于宗教哲学，未及措意。然宇宙间，有此即有彼，有方即有圆，推之生灭、阳阴、幽明、人鬼，皆对演而立，事理固相融焉。基于斯理，则人世凡百官司，冥间亦当彷佛。

黎澍先生，年高德劭，法律界闻人也。自言为冥官多年，每从睡眠中处理案狱，与清光绪初叶苻孝廉士龙事迹相类，是走无常且代有其人矣。林参谋长黝襄，与先生善，所叩冥间情形綦详，方主任委员觉慧，录成《幽冥问答》一卷，举以示，余读之瞿然而惊，栗然而省，吾人一念善恶，竟通于鬼神耶！继余自检生平所作，幸无不可告人之事，则又悚然而自慰。

语云：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」信哉信哉！余以此篇具有劝善惩恶之功，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也，因序数言，并付手民。
文昌云照坤　谨序
中华民国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四月八日

幽冥问答录

一问：先生昔年曾作冥判，然否？

答：然。世人闻之，皆以为怪，然自余视之，事属平常，无足怪者。

二问：此系何时之事？

答：系光绪庚子（一九○○）年间事，时余年十九。

三问：所任系何种职务，属何部下，职员若干？

答：属东岳部下，然余始终未见东岳，仅于执行后将公事呈报而已。余时任分庭庭长，另有陪审员四人，奉事鬼卒，不计其数。

四问：任冥判几年，每日皆往否，辖何疆界？

答：前后四五年，每日皆往，所辖为华北五省。

五问：冥司 何故以先生为判官？

答：余亦曾托同事调查其故，据云：余数世前曾为冥判，夙因所牵，故复为耳。

六问：冥司有规定法律否？先生未习其律何能判断无差？

答：似未见有规定法律，但提案判决，自中肯綮，初不费思考也。

七问：先生所司属何类事件？

答：余所司为人死后十个月以内之善恶事件，逾期则另有主者。

八问：曾见阎罗否？

答：始终未见。

九问：人之善恶，鬼神何以能悉知悉见，记录无遗？

答：鬼神能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人世间种种思想行为，鬼神自能悉知悉见，记录无遗。又鬼神能视人头上红黄白黑等光，而知其行为思想之善恶。

十问：罪鬼亦有狡辩者否？

答：极多，罪鬼对其罪恶亦必极力狡辩，及示以确实证据，始俯首无词。曾审一鬼，作恶多端，盖其人生前外修伪善，造阴恶，对其所犯，极力否认。余观其罪如山积，证据确凿，亟欲加刑，不意其鬼忽诵《金刚经》，左右陪审者见其顶现红光，急请停审。余疑其受贿徇情，仍欲加刑，乃鬼诵经不已，左右亟请余肃立。余曰：「余为庭长，何以向罪犯肃立？」左右曰：「非也。此鬼顶上佛光已现，审之则有亵渎，不如停审。」余时见彼等垂手立，状极庄敬，因问曰：「此案如何办理？」曰：「莫如判其投人胎数次，使其不能忆念《金刚经》时，再治以罪可也。」余曰：「使投人胎，岂非便宜于彼；且投胎数次，则受报当在数百年后，岂不迟误？」左右曰：「使其投暂生即死胎，数岁即已数世矣，盖彼造业有造业之果报，诵经亦有诵经之功德，二者皆不可没，他日分别受报，两无差忒也。」余遂允之。

十一问：人死以后，其神志是否惝恍如梦中，抑清醒如平时？

答：清醒如生时。

十二问：入冥在每日何时，审案时间多少？

答：最初在每日晚间，其后日间亦能往，但须在下午，来去皆乘肩舆，行走甚疾。审案时间，每次数小时，然遇复杂案件，亦有延长至数日者，但此类案件极少耳。

十三问：入冥时身体是否现睡眠状态？

答：入冥时，身卧床上，状似熟眠，不饮不食，亦不饥渴。或时当入冥，而亲朋忽至，又不便以此事告之，则瞑目对答，状似失眠，客如有问，亦可随答，但不能出语发问，亦不记忆与客作何语耳。

十四问：由冥回阳，精神亦觉疲倦否？

答：精神微倦，状似失眠。

十五问：冥间亦有饮食否？

答：有。但不许饮食。

十六问：冥官服装如何？其公文程序又如何？

答：余为冥判时，尚在逊清年间，故其服装及公文程序，均与满清无异；但至民国以后，恐又已改从新制矣。

十七问：冥官亦有俸禄否？

答：有。但对人毫无用处，故未领取耳。

十八问：冥刑分多少种类？

答：冥刑种类甚多，较之阳世惨酷百倍，若自今人视之，必以为惨酷之刑矣。然就余经历，人类宁在人世受刑，切不可在冥司受刑也。阳世受刑，刑毕即止，阴司则刑后又须再刑，譬在阳世杀害十命，罪止一死，阴司则必用刑十次，刑毕再判其转生十世，皆被人杀毙；至于锯解、碓磨、刀山、油锅等刑，皆系实有，孽报可畏，有如此者。

十九问：冥司所最重者，为何种之德行？所最恶者，为何种之罪业？

答：冥司所最重者，男为忠孝，女为节孝，此二种人虽有罪业，亦必为之减轻，所最恶者为淫杀二业，杀业又较淫业尤重，至若因淫而杀害人命者，则二罪俱发，罪加一等。古人云：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」，诚非虚语也。

二十问：冥司既无成文法律，则罪轻罪重，如何衡量？

答：此视其犯罪之动机与所生之结果，衡情酌理，以定轻重。今姑以窃盗为喻，如窃者本迫于

生计，非有妄用；或被窃者系一富人，数又不大，于富人生计，并无影响，富人视之，亦不甚惜；又或所窃者系将携往嫖赌烟酒不正当用途之钱，则其罪尚轻。万一富人被窃，使婢仆受责，以致气愤自杀者；或贫人买米买药之钱，因失窃而致饿毙或病之者；或被迫还挺身回斗以致杀人命者，则案情甚重，又不可以寻常窃案视之矣。

二一问：冥司判罪亦间有错误否？

答：否！冥司对于犯人罪状皆早有精密调查及确实证据，故审判极为公允，从无错误之事。

二二问：吾人一日之间，一生之内，念起念灭，不知多少，为善为恶，即自己亦不能尽记，冥司记人功过，琐细必录，又何其不惮烦如此？

答：人之思想，如念起念灭，旋作旋忘，如空中鸟迹，水面浮沤，所关系者至微，则冥司亦不予记载。如一心专注，念念不离，则虽未见之行为，亦有功罪可录；若由想成行，则功罪愈显矣。

二三问：大修行人，死后亦须到冥司听判否？

答：冥司所管者皆业中人，或庸碌无大善恶者；若大修行人，死后立登天界，不由冥府经过，若是者冥册无名，无可审判也。其或升天稍缓，尚须由冥府经过者，冥官或避位迎之，其魄渐行渐高，如步云梯，及近庭案，则高齐屋脊矣。若是者点名一到，随登天界，亦无可拘系也。

二四问：冥司亦有洋人否？若有洋人，则彼此言语如何会通？若无洋人，则洋人死后，归何处审判？

答：余为冥判适值庚子岁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，中外军民，死者甚多，冥中曾见少数洋人到案。然冥中亦有自能通其语言，又尝受理一死难提督名×××者，亦有忠诚卫国慷慨捐躯者，余亲见彼等均直升天界，未尝提审。且中国冥府已非一处，则欧美各国亦知另有冥府，方合情理也。

二五问：冥府何以常用阳人为冥差？

答：因富贵中人，其第宅常有众神守护，其左右给使之人，又多年轻力壮，阳气旺盛，故鬼役不能近其病榻；譬之武将病殁营中，其四周警卫森严，枪炮林立，营内兵士，又皆少年，阳气蒸灼，鬼役无法近前，故必用生魂摄之，方可到案也。

二六问：刀杀及其它惨死之鬼，身首不全，其灵魂与平常病殁之鬼，有分别否？

答：其灵魂具全，无异常鬼，惟面目稍觉模糊，又伤处带有血痕，且容貌惨戚，若有痛苦耳。

二七问：鬼亦有消灭之期否？

答：有。余所见故鬼，远至宋元而止，至于唐代以上之鬼，绝对未见。殆因年代过久，早归消灭矣；除非成仙成佛，不能万古长存也。

二八问：人由少至老，容貌渐变，鬼之容貌，是否亦逐年衰老？

答：鬼之容貌与其病殁之时相同，似不因岁久而变衰老。

二九问：阴间亦有昼夜及日月星辰否？

答：阴间亦有昼夜与阳世同，惟绝未见日月星辰，其情形有似四川大雾及华北黄沙天气相似，不及阳世之明朗也。又每日八时后至十一时止，鬼畏阳气之熏灼，皆避匿阴暗之处，午后渐多外出矣。

三十问：阴间亦有寒暑四时否？

答：有。惟夏日不及阳世之热，冬则较阳世尤寒。

三一问：阴间亦有饮食否？阳人所化纸钱，阴间能受用否？

答：亦有饮食，其蔬菜亦有多种。阳人所化纸钱，彼等亦可用以购物。

三二问：亦系每日三餐否？

答：每食一次，可饱多日，并非日必三餐也。

三三问：亦有睡眠否？

答：亦有床榻褥等。但未见睡眠，仅随处徙倚，瞑目稍息，即同睡眠，非如阳人每睡必七八小时也。

三四问：亦有街市商店否？

答：有。惟规模甚小，与人世小店无异；所售多饮食杂用之品，惟无伟丽堂皇如人间之大公司及洋行者。

三五问：阳世所供饮食，鬼神亦受用否？

答：然。惟闻其气而已，非真食也。如在夏日，有食品二碗，一供鬼神，一则未供，已供者必较未供者先败，盖已被鬼神摄其气也。

三六问：冥司饮食较阳世孰美？

答：恐不及阳世耳。

三七问：亦有家庭眷属否？

答：有。但不必为阳世原来之家庭，盖冥间亦有婚娶及生育也。

三八问：鬼亦就其坟墓为栖息处否？

答：然。
三九问：人初死时灵魂离体亦有痛苦否？

答：人类死时，皆有疾病，灵魂离体，如启户外出，初无困难，回视以前疾苦，反若脱然。其或顾念妻子，或留恋财产，心力所持，气息未断，则灵魂不易脱体，是时最苦。若是人天性淡泊，对于妻子财产，并无贪恋之心，则灵魂离体，直如脱衣而出，毫不费力矣。
四十问：僧道诵经，超度幽灵，于亡人究有利益否？

答：僧道诵经，于亡人有无利益，殊不可一概而论。譬如其人生前大善，死后立升天界，彼固无须此功德为也。若其人生前大恶，死后立堕地狱，彼亦不易享受此功德也。至庸常之人，生前无大善恶，得诵经超度，则幽冥增光，罪业减轻，利益殊巨；惟诵经之人，道行高低，亦有莫大关系。若诵经之人，系高僧或孝子贤孙，则诵经一卷，抵庸僧所诵十倍；或虽系庸常僧道，至诚恪诵，亦有相当利益；若无行僧道，心不专诚，则利益殊微，或且毫无利益，但亦决不至有过耳。惟诵经最好在亡人七七四十九日以内，过此以往，恐亡人业已转生他界，其功德辗转存记，死者不能即受耳。
四一问：鬼与人数，孰多孰少？人畏鬼，鬼亦畏人否？

答：阴间鬼数较人数为多，来来往往，挨篱傍壁者，到处皆是。人行中道，鬼多行道路两旁；人行明处，鬼多行暗处。然人畏鬼，鬼亦畏人，鬼见人来，亦必趋避之。正人君子，鬼必敬之，其所侮弄者，皆心术不正，时运衰微之人耳。吾人自午后至晚间，行路勿走两旁及阴影处；晚间出门，宜缓步，或稍作咳声，令其趋避；不然，出其不意，鬼被冲到，人身亦作寒噤，盖阴阳相搏，彼此均觉不平也。
四二问：鬼之行走与生人有分别否？
答：鬼足部模糊，若行烟雾中；行走甚捷，不似人之迟缓。
四三问：鬼畏鸡鸣，何故？

答：阳光将至，灵魂不安，故不得不趋避耳。此与吾人畏机器火锅炉间之热气相似，然有操行之鬼，则亦不畏鸡鸣也。
四四问：先生宿根如此，迥出寻常，不知来世亦能免除轮回否？

答：超出轮回谈何容易？即余来生，亦不能免。曾托同事调查，据云：「余来世当须投生河南、南阳一带。」但数十年来，人事变迁，不知冥注有更改耳。
四五问：冥中官吏亦有投生转世者否？
答：有。譬如现任公务人员，另谋高就，自较常人为易。
四六问：鬼之投胎，系受胎时即往，抑出胎时方往？
答：二者均有。
四七问：众鬼芸芸，久沦幽趣，何不早求出离？

答：人少鬼多不敷分配，且须所投之家，与鬼原有因缘，方得前往，如其人生前交际广阔，相识者众，则投胎自易。如贫穷之人，老死不出乡里，平素与人甚少交往，则沈沦鬼趣，机缘难凑，故必须久候，遇有缘者乃往投生。
四八问：三教鼎立，信仰各殊，冥司所重为何教？
答：三教皆重，然最重佛教。
四九问：学佛者死后生极乐世界，学道者生洞天福地，儒教死后往生何处？
答：亦生天界，决不消灭。
五十问：先生后来何以不为冥判？

答：余因不愿久为，屡次乞休，皆不获允。后同事者教以多诵《金刚经》，依法行之，积满二千以上，遂不复生。
五一问：先生平日亦能见鬼否？

答：余为冥判时，不论出神与否，均能见鬼。民初以后所见渐少，民十（一九二一年）以后完全不见。
五二问：首次入冥如何通知？

答：一夕于梦中，见古衣冠人，入室造访，谓有事奉恳，幸祈帮忙。余曰：「何事相委？但恐无力耳。」其人曰：「君第惠允，无弗能者。」余不知来意何属，惟其礼貌恭敬，态度诚恳，情似难却，遂含糊允之。其人意似甚喜，相约数日后，即来迎迓，遂别。醒后自以为梦，殊不留意。遂四五日，梦中其人又至，谓余曰：「前承惠允，特备车骑，专诚奉迎。」余时见一马车，停于户外，遂偕其登车。未几至一公廨，下车入内，其人导余至一厢房，坐少顷，即请余升堂审案，提一罪犯至，左右陪审，陈述原委，请余判决。余曰：「素不知情，何敢妄判。」左右曰：「君诚心揣拟，意思如何，即全照办。」余稍细思，即曰：「如此而已。」左右曰：「诺」。即请余签署判词，提罪犯去，仍以马车送余归。
五三问：先生父母亦知情否？

答：余最初保持秘密，不敢声扬；后来父母见余独处空斋，而间有与人晤谈之声，渐知其情。盖余自为冥判后，常有冥中友人往来，惟余能睹能闻，众皆不能，惟闻余语耳。
五四问：鬼友来时，亦需招待饮食否？
答：清茶一杯，已足尽情。

五五问：冥间亦有年节假期否？

答：与阳世无异，遇阴历、新年，及清明、寒食、中元、中秋、冬至等节，亦必放假数日，但尚无星期耳。

五六问：鬼何以能幻形？

答：凡鬼皆能变幻，但须得冥司许可。

五七问：曾审何重要案件否？

答：一切案件，皆甚平常，绝无在情理之外者；且罪状昭然，证据确实，从无复杂难明之情形。

五八问：曾至各处游历否？

答：未。

五九问：牛头马面是否真有？

答：皆假面具，以怖凶魂；若良善之魂，不现此恶相也。

六十问：鸟兽之魂，仍作鸟兽形状否？

答：此另一部份所辖，余殊不知。

六一问：阴间亦有念佛修行者否？念佛诵经，既有如此功德，则阴间诸鬼，何不速念以求超升？若不知念，何不效人所念？

答：一到阴间，即为业力障蔽，自然不知念佛诵经；即吾人念佛诵经，彼亦若无所见闻。故修行当乘此一口气未断时，气断则难以为力矣。

六二问：鬼既能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何以对于吾人念佛修行，反若不见不闻？

答：自己业力所障耳。试观世人，或本无信仰，或迫于饥寒，对吾人念佛修行，亦属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；即使偶然见闻，然人欲牵缠，或信心不起，或志向不坚，终于不修不念，与鬼之不见不闻何异？

六三问：鬼说话之声音与人何别？

答：其声尖锐而短促。

六四问：自鬼视之，人鬼杂居；自人视之，幽明两隔；毕竟疆界如何分野？

答：似有分界，又似无分界，此种情况，实难明言。

六五问：生人之魂与死者之鬼，其形状颜色，有无差别？

答：向未留意，当然稍有分别。

六六问：鬼亦有何种感想？

答：亦觉甚苦，故其言多惨戚。

六七问：鬼投胎时，冥司有无教诫，令其回恶向善？

答：无，惟投禽兽胎时，鬼不令知情，必幻作男女或楼阁等景象，使其乐于入彀。

六八问：青天无云，日月普照，何以不能烛及幽界？是否有物障碍？如谓阴阳异域，何以又人鬼同行？

答：常有云雾遮断，故不睹青天日月，但鬼能到阳间阴暗之地，尤其在夜间，故可人鬼同行。

六九问：冥司奉何正朔，一切公文，亦书年月日否？

答：在满清时则奉满清之正朔，公文所书月日与阳世同。

七十问：人既由鬼投胎，然冥媾新生之儿，又系何物投胎？

答：人死后之余气所投。

七一问：冥媾所生之儿，将来亦能投胎否？

答：不能。

七二问：阴间亦有风雨霜雪否？

答：未见，但遇阳世风雨霜雪时，阴间诸鬼亦苦寒冷而现瑟缩不宁之状态。

七三问：鬼亦有应酬及庆吊礼节否？

答：与阳世无异。

七四问：香烛有何用处？

答：烛取其光明，香则招之使来耳。

七五问：爆竹有何用？

答：鬼畏爆竹，似不宜用。

七六问：念佛经有大功德，念儒书亦有功德否？

答：亦有功德。

七七问：佛之护法神为韦陀，道为王灵官，儒亦有护法神否？

答：不知。儒不以神道设教，似无护法神之必要，然其经籍受鬼神呵护，亦无疑义也。

七八问：冥司俸禄何自而来，是否亦有钱粮捐税等项收入？

答：曾以此向同事询问，彼等嘱余勿问，故不知。

七九问：人头上之光以何色为善恶？

答：红白黄为善，黑为恶。

八十问：鬼由人变，人由鬼生，毕竟世间先有人，抑先有鬼？

答：此当分二方面言，远古以前，混沌初辟，淳朴未散，自先有人而后有鬼，若在后世，自先有鬼而后有人。

八一问：鬼亦忆及其阳世妻室儿女否？

答：亦甚忆念，然日久自淡。
读《幽冥问答录》书后

世传神荼郁垒能啖鬼，钟馗能捉鬼，罗雨峰能视鬼画鬼，张道陵能役鬼神，而前人笔记，谓阮瞻作无鬼论，被群鬼揶揄，惊而搁笔。观此，则《山海经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齐谐》、《太平广记》诸书，未必尽属无稽。盖宇宙间怪异事所常有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者，以导民于常，不言其变耳。近代科学昌明，侈言破除迷信，鬼神之学，遂鲜研究。意者人之魂魄，生时称为灵魂，死后不散则名为鬼，佛氏名为中阴身，其聪明正直、忠孝节义之人，死后则可为神。左传云：「新鬼大，故鬼小。」以鬼之为物，有形无质，所谓大小，当是浓淡之分，久则消散。故杨子曰：「新死者其鬼浇，时久者其形漠」，胥斯理也。余虽未尝得见神鬼，但亲友中，目击怪异之事，历有所闻。兹引证数事，以明此《录》内容，当非虚构。

1先母李太夫人，曾云外叔祖士修公，死去三昼夜，竟再活十九年。公当日亲述冥间经过情形，历历如绘，决非荒诞。事缘有与公籍贯姓名年岁相同之人，仅出生时辰与所居有巷头巷尾之别，遂被冥差误拘。迨审讯知为张冠李戴，遣公还阳时，其人亦即身亡。而公误被杖责，两股竟生大疮，月余方得平复。此一事也。

2内兄易厚慈君，于死后回殃夕，显形如生平，全家老幼暨戚友数十人，俱见君抚棺太息，向祖先致敬，向亲属点头，跪其父前，无限凄恋，在灵前徘徊不去，至天明方始消失。嗣是其家人有病危者，君必出现；若作维护迎接之状，则病者必殆。此又一事也。

3余兄惺父，少时随宦豫章，某夜在官廨闲厅内洗澡；忽见一穿白衫裙缠足妇人，手持烛台，由东厢步入西厢，经过面前，距离仅丈许；面如黄蜡，容色愁惨，阴气逼人，不觉毛骨悚然，大病匝旬方愈。此又一事也。

4民国四（一九一五）年九月，余偕符梦松、陆拜葛、杜公辅三君，至新会县城公干，借住共和学校。是晚有友邀往城外设宴洗尘，夜深散席，城门已闭，乃取道某氏废园回寓。符、杜二君先行，见白马在路旁囓草，举灯照之，讵化为鬼，满面血污，张手向二人猛扑。陆君行最后，见一丐坐路隅，反穿羊裘，颇以为异，停步火之，遽变为披发吐舌之鬼。三人先后受惊，各不相顾，狂奔回寓，汗透重襟，寒热交作；但余竟无所见，友人庆余运气佳胜。其实余素患近视，是夜月黑，未携灯火，正苦小径崎岖，荒草没胫，步步为营，无暇旁瞩，或因此幸免惊怖耳。此又一事也。

5余故里周溪妇女，以世乱年荒，生命朝露，联同斋戒设坛，推信女十六人轮班虔诵《五公经》，七昼夜梵声不断，冀佑一村安宁。果然精诚感格，诵至第三日，坛中忽觉异香浓烈；所供净水，变为淡红色，再变为淡金色，水泡冒起如连珠不绝；凡属玻璃器皿，悉现五公菩萨法像，眉目生动，老少服色各不相同；继而庭间金砂下降，屋顶紫雾笼罩；尤奇者，五公喜愠，随人之信仰与否而异，阖村男女老幼，争相罗拜；病者求施净水，多获痊愈。如是显灵三日，惜有刚吃狗肉之人，混入参观，瑞应竟灭。其事甚确，诚属不可思议。此又一事也。

6高姻丈伯循有远戚周某，滤县人，娶媳张氏，悍泼忤逆，其子懦弱不能制，老夫妇隐忍已非朝夕。某夜忽同梦天上露金字一行，文曰：「六月十三日雷劈周张氏」，以为积金所成，未加注意，讵料翌晚复梦如前，其子亦然。佥以此妇虽然不孝，但其罪不致上动天诛，乃恻然虔祷，愿各减寿，代为求宥，时在五月底，距期尚远。张氏初不置信，行为如故，及至是日上午，仍然风和日丽，毫无影兆，张氏嘲笑翁姑迷信，邀邻人抹牌为戏；讵至午时，天际忽起乌云，大雨如注，雷电交作，张氏骇奔楼上，严闭门窗，匿身大衣柜中。无何霹雳一声，楼上门窗洞启，果将张氏摄至街前轰毙，并将楼下某夫妻及其子震死，邻人多方救治始苏，但其子额角被电火灼伤，痊后仍留黑痣，百治莫去。此又一事也。
其余所闻仙佛神鬼妖魅之事尚多，不及备举，特录数则，以供研究。

甲申（一九四四年）初夏，余偕方子樵、刘纪文、谢仙庭、孙义慈诸先生，及家兄惺父游丹霞山，舟中无侣，偶谈怪异之事，方公出其《幽冥问答录》见示，云是林参谋长黝襄，曩年任陆军大学特别班主任时，与黎教官澍，彼此问答冥间诸事所记载；嘱为付梓，俾世人知有鬼神，常生警惕之心，则社会上罪恶，或可减少几许，对于世道人心，不无裨益。余受而读之，证以平日所闻，有鬼有神，若合符节。余谓此项笔记，应视作劝人为善之感应篇读，若视为导人迷信，则未足以语子樵先生之婆心也。
甲申（一九四四年）盂兰节日三水杜之英　敬识
【附录】
轮回问生死答客
圣严法师
一问：人类死了，当真还有转生的机会吗？有什么证据呢？

答：人之有生必有死，有死必有生，它的可能性，真像一件事物的作用，与反作用不能分开，进了饮食，必定有所排泄，一样的简单明了。物质的原素，永远不会消灭，精神的主体，也永远存在。至于要问证据，正因精神的主体，不是物质的原素，所以不能用求证物质原素方法，来求证精神主体来去，所以只能用精神来领会精神。宗教的作用，能够提炼精神的成分，提高精神的效能，所以唯有在宗教的经验之中，始可求得人类生死轮回的现量境界。
二问：人死之后，就是鬼吗？

答：这倒不一定的，六道轮回之中，鬼道只是六分之一的可能性，所以人死之后，可能就是鬼，但也很可能不是鬼。

三问：人死之后，有的会显灵，有的则毫无音讯，并且不论是凶杀恶死，或者是寿终正寝，都是如此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
答：刚才说过，人死之后，可能是鬼，也很可能不是鬼。如果生在鬼道，如有必要，或者由于阳世眷属的召请，鬼自可能显灵；倘若生时有大福德，死后即可生天，生天之后，即不会再来人间显灵；或者生时罪大恶极，死后即堕地狱，下了地狱，也不会有其自由行动，所以也不会显灵；再如人死之后，即去旁生畜道之中，自亦无从再来显灵。另外一个理由：阳寿已尽，已经该死而死者，不论其为恶死或善终，都会纳入一个规则的系统，这好像是部队改编，离开此处的组织，便会去向另一个部队限时报到，故亦没有机会在外闲游肇事的可能。如果命不该死，就要像败退的散兵游勇了，他们没有立即归趋，只得在外东闯西荡，直到政府为之成立收容所，予以安排之后，此一混乱的现象，才会结束，但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，生人固然害怕他们，他们也是最觉困恼的阶段。

四问：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一定也有他们伟大的灵魂，为什么绝对的多数，如孔孟之流，死了两千多年，尽管后人膜拜，也不见他们显灵呢？

答：佛教的宇宙观是无限大的，佛教的世界观也是无限多的。那些伟大的圣贤豪杰，为了他们的愿力，来到我们的地球世界，从事抢救的工作，当他们的工作任务，到了一定的际限时，他们就会离此他往。他们的愿力无限，宇宙无限，世界无限，人类的世界无限，众生的世界无限，以其无限的愿力，往返于无限的世界之中，在我们这个极其有限的时空之间，来探索他们的来龙去脉，自是莫测高深的事了。

五问：依照尊说，人死之后，不一定是鬼，那么人死之后，何必超度？

答：根据佛教的观念，人死之后，通常都有个中间的过程，叫做「中阴身」时期，共有四十九日，在此四十九日之内，亦如法院诉讼尚未判决而予交保候讯之际，四十九日一到，即是判决成案，该当如何，即予如何。所以人死之后，眷属为之超度，乃在为其增德，以期减轻罪业，增长福力，但此仅为助缘，而非绝对的主因。

六问：转生投胎，其过程究竟如何？

答：根据佛教的观念，一切由业力与愿力的牵引，非由灵魂的主宰，先由中阴身，循缘而至父母之处，若遇父母交会，即起男女淫欲颠倒之想，此念一起，随即入胎，经过住胎十月，便是哇哇堕地了。

七问：但是曾有许多见闻，并非如此投胎的，往往在婴儿临盆之前，产妇或其家人，见有异象现前，或人或畜，见后忽然不现，产妇随即临盆了，此当怎么解释？

答：这种现象是有的，但却不是经常，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有借尸还魂的故事吗？借尸还魂的原则，是此一生人的生理机能，仍然是健康的，但是他的阳寿已经到期，正当他死去之时，即有另一个不该死而又冤枉死了灵魂，来接收他们肉体住进去。正像有一幢房子还是好好，但是它的主人必需出远门，并且不再打算回来的话，另外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岂不可以搬进去住呢？再说到本题的现象，也正是这一同类的道理，人的寿命，有长有短，可以活到一百多岁，也可能落地便死，那么这些异象的发生，也是借尸还魂了。

好听的佛号，分享给您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OnbMzMfFluY1h2mlfJTsw

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
弘愿寺，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、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；寺名「弘愿」，典出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「别意之弘愿」，意为：乘弥陀弘誓大愿力，一切众生得生净土。弘愿寺殿堂建制、本尊安奉、牌匾楹联、念诵仪规，皆完全依善导大师「五正行」为标准，唯突出一个「专」字——专净土，专念佛，专善导。
https://www.hongyuan.si/
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，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，免费邮寄。欢迎索请！

佛教净土宗(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)
http://www.pureland-buddhism.org/

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
http://www.jingzongfashi.com/

戒色义工收集整理
戒色百科全书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617125&uk=2701938221

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（共10册）已绝版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tJAWi

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（请转发，功德无量，利益无量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tNwL4l

排版助手软件（电脑版，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，优化格式错误，提升阅读体验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sLovq0G1JeztEAJuFewwg